

为了你走遍草原

冷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宁了你走遍草原

冷明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了你走遍草原/冷明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846-0

I. 为… II. 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383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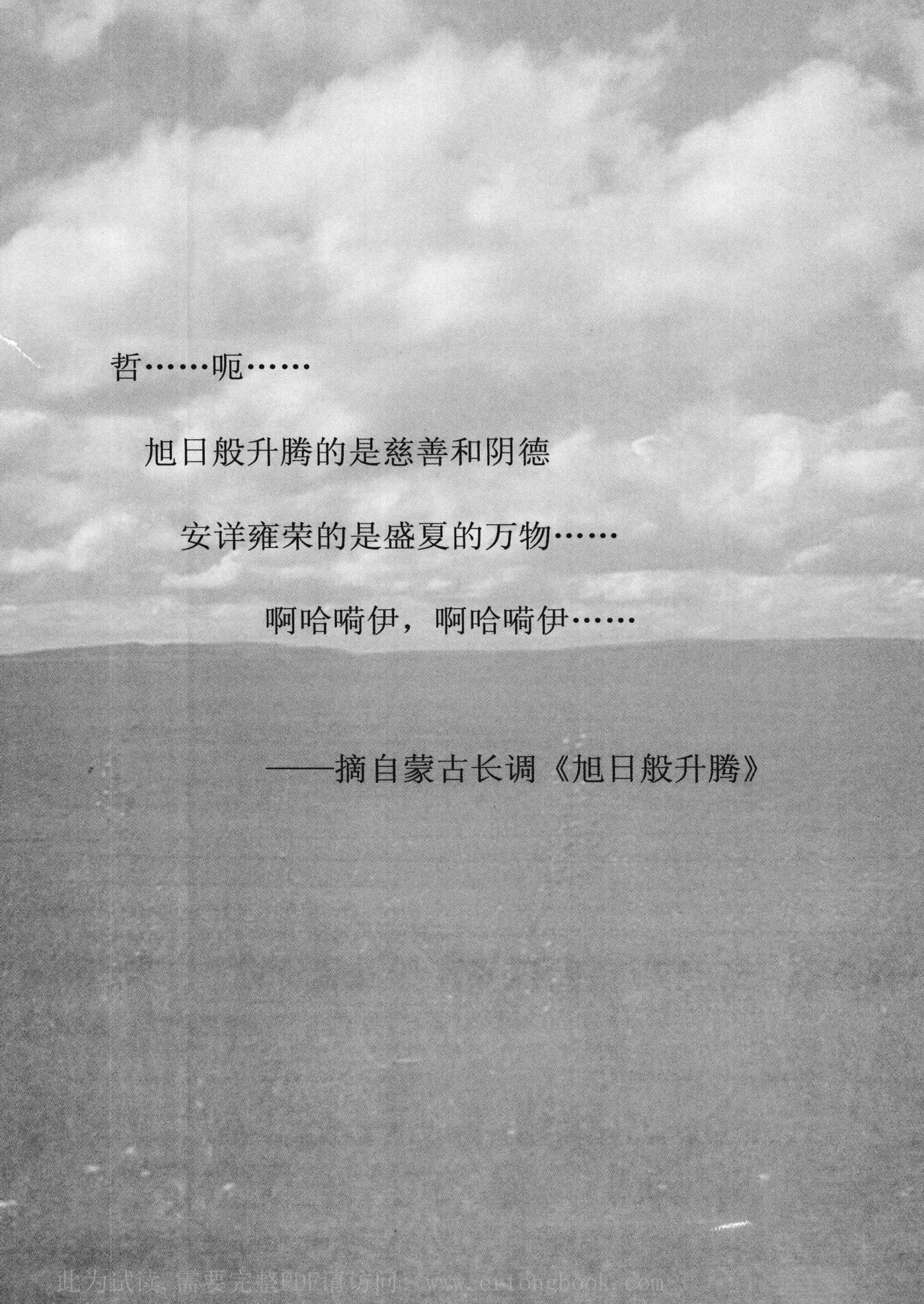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马跃武
封面设计: 沈洪瑞
排 版: 沐 雨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为了你走遍草原
作 者	冷 明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810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装	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846-0
定 价	66.0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写草原、写爱情、写插队、写“文化大革命”的书。读者不要被花里胡哨的封面和朗朗上口的书名所迷惑，认为这只是个浪漫、离奇的爱情故事。

这是一出悲剧。在乌珠穆沁大草原，北京知识青年、反革命的“狗崽子”钟伟明生活了二十多个年头。失恋、贫穷、孤独、寂寞、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不能回城，生活把他逼入了绝境。理想泯灭了，对美好爱情的憧憬破灭了，他多次徘徊在死亡的边缘。男主人公对牧主女儿貌若天仙的奥日娜的相思；与多才多艺的女红卫兵秦淑怡在敖包山上约会；与兵团女战士纯真的友情；与军官的女儿梁秀琪超凡脱俗的爱恋。钟伟明自认为他的悲惨遭遇无人能比，当他在茫茫草原上迷路，在暴风雨中与淫荡的右派女儿展赤邂逅相遇；当他收到了远在云南插队的女同学的求助信，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悲惨生活。比起山西的、陕西的、云南的、东北的、在农村的、在穷山恶水中没有粮食吃、没有烧火柴、贫病交加的知青，钟伟明无疑是幸运的。当年有多少走投无路的女知青，为了一碗饭嫁给农民；男知青为性欲为前途所逼，娶了农村姑娘。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子女更是首当其冲。钟伟明与出身农民黑包工头的女儿田咏娥错综复杂的爱情，善与恶，灵与肉，爱与恨，苦难与风流。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爱情故事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所有的人都在劫难逃。在和平年代何以酿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也验证了一位哲人的话：每个人的心中都藏有一个恶魔。“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又让中国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这一切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的基础，都是彻底推翻了所谓的“两个凡是”取得的硕果。什么是“两个凡是”，为什么彻底否认了“两个凡是”后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钟伟明在问为什么？相信每位读者都会情不自禁地掩卷深思：这究竟为什么？主人公在爱情上经历了一连串的伤痛，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每走一步都付出极大的艰辛。二十多年后，虽然老知青们拖家带口陆续返回了北京，但无疑，他们面临的是又一次新的“插队”。主人公一直憧憬、追求真正的爱情，一直努力摆脱禁锢自己的精神桎梏。在生活的漩涡中，在又一次面临死亡的威胁下，他却意外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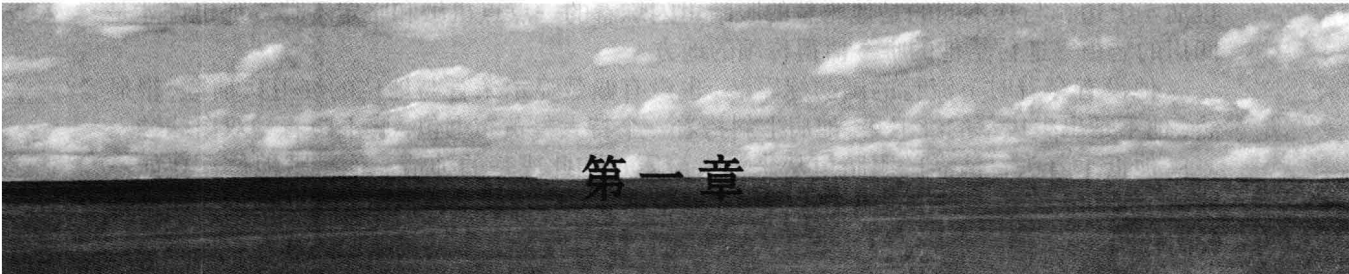
哲……呃……

旭日般升腾的是慈善和阴德

安详雍荣的是盛夏的万物……

啊哈嗨伊，啊哈嗨伊……

——摘自蒙古长调《旭日般升腾》



第一章

1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

国人对数字六和八的痴迷无以复加，可身处那个年代，人们不知道其中的寓意，只知道就在两年前的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响彻云霄的万岁声中把刚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好在那时的年轻人心无旁骛，否则，他们会强烈要求，把决定一生命运的重要时刻改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八分八秒也未可知呢。

火车站从来都是承载离愁别恨的伤心地。这一天，北京火车站却异乎寻常的热闹，车站上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多的人。红旗招展，彩旗飞舞，无数只高音大喇叭反复播放着革命歌曲。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歌声、锣鼓声、口号声，排山倒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车站里到处悬挂着一幅幅标语：“热烈欢送北京市赴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站台边停靠着一串长长的专门用来运载下乡知识青年的列车，火车头喘着粗气，好似早已迫不及待，催促人们快快启程。

将要远行的学生们一个个英姿勃发神采奕奕。趾高气扬的男红卫兵们热烈地高谈阔论，女孩子们围在一起低垂着头，慢声细气说着临别时的悄悄话。在他们身上既有少男少女渴望摆脱樊篱展翅高飞的喜悦，又有留恋亲人、留恋家园的依依不舍之情。兴奋与压抑、幻想与现实缠绕在一起，或哭，或笑，或激动，或悲哀，或沉默寡言，或滔滔不绝，数万人的热闹场面千姿百态。

2

在拥挤的人群中，有一位高高瘦瘦的男青年，也许他谈不上英俊漂亮，身高虽然足有一米七几，不发达的肌肉和四肢使得身材略显消瘦，他脸色苍白，鼓鼓的高鼻梁和那双紧闭着的薄嘴唇，尖尖的下巴，短短的学生头，一切都显示，他不过是北京学生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北京人。

北京人的傲慢与天生的优越感在他身上体现不出来，北方大汉的粗壮威武似乎与他

也沾不上边，与众不同的是他聪慧的眼睛里闪烁着的一点点机敏和坚定不移，那也许才是四川的老祖宗遗传给他的唯一值得称颂的地方。

他没有穿着时下流行的国防绿军装，也没有佩戴显示荣誉与地位的红卫兵袖章，很显然，他不是出类拔萃的红卫兵。他肩上斜挎着一个特大号黄布书包，脚上蹬着一双白球鞋。

他低垂着头，清澈的眼睛里从来没有流露过如此凄楚的神情。他默默地伫立在如一堵墙一般的火车边，眼里含满泪水，一句话也不说——他就是钟伟明。确切地说，应该是钟离伟明。

当眉清目秀的钟伟明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他显得过于文质彬彬和怯弱，虽然从外表上看不出他有多么精明和过人之处，什么魁梧、英俊、潇洒、漂亮用在他身上都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可是他那双出神入化的大眼睛，只要看过一眼的人就会知道，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

钟伟明的悲哀掩饰不住他内心的喜悦，无论怎么说他都是这次上山下乡运动的幸运儿。就在几天前，头一批报名的钟伟明却名落孙山，未能通过去草原插队的政审。因为他父亲头上有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多亏了学校里负责报名的张老师，不辞辛苦，四处游说，终于在火车开动前，为钟伟明争得了去草原的通行证。

簇拥在钟伟明身边的是平日与他最要好的同学、伙伴，叮嘱的话早已说完，大家默默地站立着，看着四周热闹非凡的场景，听着四周悲喜交加的哭笑声。

一位中年妇女不厌其烦絮絮叨叨以长辈的口吻对钟伟明说个没完没了。

“到了那边一定要听党的话，别惹是生非，多给家里来信，多跟贫下中农们学学，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妈一边说一边将一套四本、崭新的、外面套着红塑料皮的《毛泽东选集》递到钟伟明的手里。

“大妈来不及买东西，送你一套红宝书。”

尽管钟伟明简陋的行李里已经有了两套简装《毛泽东选集》，三本精制的《毛主席语录》，他还是低声道了谢。

大妈磨磨叨叨说完了一番话，见没人搭理，自知没趣，悄悄退到了圈外。她冷眼看着自己的亲侄儿悲悲切切的样子，同情和怜悯早已飞到了爪哇国，她为自己的灵机一动，节省了买礼物的几块钱而在心中暗暗庆幸：哼，谁家没有几套“毛选”呢！

3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开车前的几分钟漫长得就像一个世纪，钟伟明抬起头，悄悄看了看四旁的同学。

好朋友苏铁站在不远处被更多的人包围着。他昂着头，四目直视前方，坚毅的四方脸棱角分明，眉头紧皱，丝毫没有了往日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小个子孙小龙早已哭得泪人般模样。他此时也许有些后悔，真不该脑袋瓜一热，死说活说报了名，虽然年龄不够，也偏要跟着苏铁一起走。

苏铁是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打过不少人，得罪过不少人，就在报名的前几天，三五成群的小流氓在他家门口堵了他好几天，吓得他和小龙连门都不敢出，要想出门上街还得瞻前顾后偷偷摸摸从后墙上往外跳。如果不走，好家伙，说不定他俩就要被人用三棱刮刀捅成筛子眼呢！

真要感谢这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大革命，是这场革命造就了苏铁这样一位英雄。如果没有这场大革命，苏铁也许永远默默无闻，永无出头之日。

从上学起，苏铁学习成绩总是全班排老末。他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儿子简直无可救药了。他们盼着有一天苏铁凑合着中学毕业就心满意足了，从来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这场及时雨般的大革命不但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苏铁。他可以永远抛弃掉令人讨厌的书本，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地拿起笔了。

如今这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又一次拯救了他。他一走了之，可以放心大胆地躺在草原上高枕无忧地睡觉了。他打过谁、骂过谁、抄过谁的家、剃过谁的光头，他树了那么多的仇敌，这些陈年旧账随着他的远走高飞，从此一笔勾销。

梳着两条长辫子，长得苗条秀丽的薛尔尼，一边擦眼泪，一边哽咽着与自己的妈妈低声话别，旁边站着高大健壮的杨大威。

尔尼报名上大草原的当天，杨大威紧随其后也报了名。大威追求尔尼由来已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高高大大，为人正直，仿佛由他来保护娇小柔弱的薛尔尼是天经地义的事。

红卫兵政委郑策，表情严肃，两眼紧盯着面前长长一串看不到首尾的列车，满腹心事。他小心地在原地踱着步。围绕在他身边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还在不断地埋怨他：“政委，你真不该走，你一走咱们组织群龙无首，缺少了一员大将，战斗力大大削弱了，谁也没逼你，干吗偏要走呢？”

郑策严厉的眼睛里闪耀着坚毅的光芒。谁也不能识破他脸上笼罩着乌云似的、难于捉摸的表情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他低声解释着：“我不走哪儿行呢？我是学校的头头，大家都看着我呢！既然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咱们‘背起行李就出发！’”他本想说一句歌词活跃一下气氛，对大家笑笑，可是说完话，咧了咧嘴，还是没有笑出来。

“计春芳真不来了，到现在还不见她的身影。”不知是谁有心无心地冒出一句。

“不走也好，万一再打起来没有计司令更没法了。”

“政委，到了那边缺什么少什么别客气来信要。”

“政委，你放心，有春芳在，咱们组织垮不了……”

战友们的话在郑策耳边嗡嗡响着，他什么都听不见了。作为一名学生领袖他的热情仿佛被覆盖上了一层霜雪。在他心中有一个秘密，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秘密：此时他正为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他最亲密的战友计春芳的背信弃义而耿耿于怀呢。

计春芳与钟伟明同在一个班。春芳人长得漂亮学习也不错，在“文革”刚刚有了一点眉目之初，她在班上突然向钟伟明发难，罢了他的官，名正言顺地成了集书记、班长于一身的领袖。“文革”大规模展开后，对待阶级敌人她从不手软，在什么重大的场合无论对多少人讲话都铿锵有力，不论文斗还是武斗都得心应手，她领导的红卫兵所向披靡，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令所有自认为最坚强的男子汉也望尘莫及。春芳温柔时甜得迷人，面对阶级敌人却怒发冲冠，与那个温柔美丽的姑娘判若两人。

郑策在红卫兵组织里与春芳这几年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论能力春芳文武双全，论计谋还是郑策更胜一筹。工作上两人配合默契，生活上相互关怀体贴，郑策除了从心底里佩服自己的搭档既漂亮又能干，不知不觉间暗暗滋生了些许爱慕之情。

学校插队动员工作还没正式开始，郑策跑去征求计春芳的意见。

“春芳，你说咱俩是不是第一批都走，我听你的。”

计春芳沉思片刻，坚定地说：“走，当然得走！”

见进来几个人，计春芳指着墙上贴的毛主席语录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锡盟草原是反修的最前线，‘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想想在蓝天白云之下，在绿草如

茵的大草原，微风吹拂绿草，雪白的羊群洒满原野，我们草原上的新牧民，一边放牧着羊群，一边背着枪警惕地保卫着祖国的边疆。多么浪漫，多么富有诗情画意，我们每一个红卫兵战士能不为这样美丽的土地动心，能不为之倾倒吗！”

计春芳说的那样坚决，让郑策来不得半点犹豫。她接着说：“可能有的人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父母，可是，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她脸上由衷地笼上一层无限的忠诚和敬意，深情地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为了彻底解放全人类……”

大家听着红司令、团支部书记、学校公认的美人儿振聋发聩又不乏浪漫情怀的话无不肃然起敬，那令人心醉神迷、绚丽多彩的草原怎么能不让人神往。

郑策、计春芳还有许多同学都报了名。可是就在同学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时候，唯独不见了团支部书记计春芳的踪影。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行期将临，几个好伙伴沉不住气三番五次跑到她家去找她。计春芳的妈妈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春芳在上海的外婆病了，她急着去探望，来不及跟大伙儿打个招呼，也许过不了几天就能赶回来。

4

钟伟明想，我为什么要难过呢？我有什么可眷恋的吗？我不是早在盼望这一天吗？我一个生来就罪孽深重的人，能不能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不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答案在哪里？答案也许就在宽广无垠的草原上。

大喇叭播放着的歌声更响了，嘈杂混乱的人群中隐约听得到难以抑制的哭泣声。准备发车的铃声响了，撕心裂肺的哭声骤然响起，与歌声不和谐地混杂在一起。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

“呜、呜、呜、呜、呜、呜……”机车已在远处鸣笛，火车头喷出的蒸气在空气中低低地散开，车身晃动了一下，仿佛在告诉人们列车马上就要缓慢而有节奏地启动了。

在将要登车的一刹那，钟伟明心中悔恨交加。

就在几天前，因为家庭问题，没有批准他插队，他当着母亲的面还赌气摔坏了一个茶杯，恶狠狠地诅咒他的父母呢。

钟伟明偷偷地四下瞭望，心里乱糟糟的，感到怅然有失。小龙“哇”的一声哭开了，旁的同学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人群骚动起来，刺耳的铃声无情地尖叫着，随着一声声汽笛长鸣，一股股浓烟从火车头的烟囱里喷出，列车徐徐开动了。

狭窄的站台上，送行的人群拥到车窗口，泪流满面的青年们在与亲人做着最后的告别。已经分辨不清歌声、鼓声、说话声、火车汽笛声和人们的号啕大哭声，蜂拥而至的人群堆满了每个车窗口。人们不再注意车轮在徐徐转动，车窗在眼前慢慢闪过，人们紧紧盯着的那个熟悉的面孔也渐渐模糊了。无数只脚随着无情的列车向前奔跑，徒劳地想再多看一眼自己的同学、朋友、伙伴，抑或是曾经惦念过的人。

在拥挤的人群中，一个小姑娘气喘吁吁急切地向列车车窗寻觅着，当她找到钟伟明的时候，顾不得害羞，挤到列车边，双手扒住车窗，拼尽浑身力气，高声喊着：“伟明！伟明！”

她抬头仰望伟明满是泪水的脸，手足无措，慌乱中，将胸前佩戴的硕大无比的毛主席像章一把扯了下来，用自己手里攥着的皱皱巴巴的花手绢胡乱包住，急速塞到钟伟明手里。

那个包着主席大像章的花手绢刚刚递到钟伟明手里，火车开动了。

列车缓缓开动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不一会儿的工夫就不见了踪影。东风浩

荡，但它也没能把慈母的哭声、伙伴们的呼唤送到知青们的耳里。

送主席大像章的小姑娘站在人群中，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执著地挥着手。她被拥挤的人流左推右撞，眼里流着泪，久久不肯离去。从童年到少年，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悲伤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留恋过一个人。她不想走，可是人群像无情的洪水将她卷向火车站大门口。

5

钟伟明从没走过这样长的路，坐过这样久的车。

连日颠簸，一路风尘仆仆，旅途的劳累，路途的遥远，使这些年轻人最初的热情与向往几乎快要泯灭了。车越走越远，路越行越难，出了林西，就再也见不到柏油马路了。城市不见了，村镇不见了，道路两旁满目荒芜，只见一片片光秃秃的山丘和裸露着的沙漠。在汽车的呜咽声和扬起的漫天尘埃中，偶尔可见几间简陋的土坯房，再后来，可以看到一两顶白色的如蘑菇般的蒙古包，孤零零地静卧在空旷、荒凉、漫无边际的原野上。

在敞篷卡车上，尘土扬满了每个人的脸，连续的颠簸让车上的年轻人昏昏欲睡，再也打不起精神引吭高歌了。

两辆六轮大卡车，载着整整二十名北京知识青年，从旗里到公社，又到生产大队，这一日也是最后一站。前面就是目的地，这些年轻人的新家，西乌珠穆沁草原最东部，水草丰美的白音塔拉牧业生产大队。

草原上万里晴空，碧蓝如洗，犹如一个骄矜的处女。

汽车翻过一道山梁，对满目的绿色和尘土飞扬的草原小路已经木讷了的小青年们眼前突然一亮。

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繁茂翠绿的深草丛中，红的、黄的、兰的、白的，五颜六色的野花在绿草的烘托下，相互依偎着拥挤着，连成一片。像美丽妩媚的姑娘，低头俯首，争先恐后地向远方的客人们献上一片温情。在绿草丛中，在花的海洋里，在弯弯曲曲纤细的草原小路两旁，站满了骑着高头大马，身穿艳丽民族服饰的蒙古族牧民。他们听着远处汽车的轰鸣，一动不动，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

祖祖辈辈世代代，草原上从没有来过如此多的汉人。他们来自北京，来自毛主席的身边，是尊贵的客人。这些人不是走马观花地来玩，他们要把根扎在这里，要成为草原的主人。他们是怎样一些人呢？说不定都是些身怀绝技的金童玉女，或是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的好孩子，也许能一扫草原上这些年的阴霾，给草原带来些好运。

牧民们胯下的坐骑，都是百里挑一，只有在赛马会上一争高下时才肯骑出的骏马：马肚子吊得细溜溜的恰到好处，鬃毛修剪得整整齐齐，马膘不胖不瘦，个个昂首挺胸跃跃欲试——正是赛马的好时候。

他们身上的穿戴更是了得。

他们身上的蒙古袍，是只有在举行隆重的婚礼时，或是祭敖包大会、那达慕大会、热闹的赛马会上，才舍得一穿的新袍子。蒙古袍的领子边，大襟周边一圈，镶着宽宽的用金丝银丝编织而成的珍贵的库锦；自上而下系着一排排纯银圆扣；蒙古袍制地不同，颜色各异，小伙子们大都是深蓝色、浅蓝色或绿色的盘龙织锦缎；姑娘们则是艳丽的大红、大紫花团锦簇的暗花丝绸；它们在英俊的小伙子身上，在漂亮的姑娘们身上，闪着奇异的光芒，无声地炫耀着财富和身份。牧民们的袍子又宽又长，中间紧紧系着色彩斑斓的各色丝绸腰带。

听着由远而近的汽车轰鸣声，望着渐渐驶近了的汽车，马背上的人们欢呼雀跃。

“来了！来了！跑呀，跑起来！”人们策马扬鞭，呼喊着重，不约而同地向汽车跑去。

知识青年们在车上兴奋地喊叫起来，高兴地向牧民们挥手。汽车吼叫着加大了油门，仿佛在向人们说：“我是铁马，可不要和我比速度哟！”

牧民们不甘示弱，在飞奔着的马背上高扬起手中的皮鞭，一边向远方的客人示意一边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起来。

转瞬间，汽车被抛在了马后。

开车的师傅犹如吃了兴奋剂，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疾驶。

马背上的人们松了松手中的缰绳，快马加鞭，向前飞奔着。绚丽多彩的欢迎场景刹那间变成了激烈、紧张、动人心魄的赛马场。黑马、白马、黄膘马、五花马、枣红马……你超我，我超你，一会儿他跑在前，一会儿他又落在了后面，大队人马黑压压风驰电掣，如一阵阵狂涛骇浪，呼啸着翻滚着，以势不可挡的气势滚滚向前。

马背上的青年男女脚蹬乌黑锃亮的高统马靴，色彩斑斓的蒙古袍被风刮起，宛如一面面迎风飘扬的彩旗。渐渐地，在万马奔腾的队伍中，一位英俊小伙儿骑着一匹通体洁白的大白马脱颖而出，他洋洋自得地坐在马背上，回头望了望后面拼命追赶他的大队人马，用马鞭连敲了两下马屁股，脸上露出了傲慢的微笑。

6

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历史悠久的乌珠穆沁草原分为两个不同行政区划的旗：西乌珠穆沁旗与东乌珠穆沁旗。在两旗交汇处，平坦的草原中央凸起座小山丘，牧民们称它为朝鲁敖包。依傍着敖包山，有二排坐北朝南，总共不过十来间简陋的土坯房，它就是白音塔拉牧业生产大队办公室。

办公室一边，往日空旷的绿草地上并排搭起了四座雪白的蒙古包。蒙古包木制的骨架是崭新的，骨架上、地上铺的羊毛毡子是崭新的，就连系蒙古包的鬃绳都是用长长的黑色和红色的马鬃新打成的。杨木的蒙古包门漆成了天蓝色。每个蒙古包前都摆放着一溜奇形怪状的牛车。一辆牛车上放着个大木水桶，一辆牛车上用毡子围成了半圆的棚棚，一辆牛车驮着个下宽上窄长方形的铁皮柜子，还有一辆铁轱辘的只有车称的牛车。走进圆形的蒙古包，正面和东西两面铺了双层羊毛毡，右手摆放着可以放锅、碗，放小铁桶的木架子，蒙古包中间是一个烧牛粪的铁皮炉子，炉子上的烟囱一直伸出了蒙古包的天窗。

这就是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们的新家。

知识青年们跳下汽车，望着无边无际的草原和黝黑憨厚的牧民，别有一番韵味。他们抚摸着自已的新家——从没见过，从没居住过的蒙古包，心中充满了喜悦。他们仔细打量牵着一匹匹骏马的牧民男女，与他们打着手势，互相激动地比比划划，说着哑语。

大家七手八脚将汽车上的行李拖进蒙古包，几个心细的女知青边整理行李，边从带来的木箱子里拿出一本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摆在中间的木箱上。有人拿出一个镶有毛主席像的镜框，把它端端正正地挂在了蒙古包正中的骨架上。

简单收拾完行李，几个女知青兴致勃勃地跑出蒙古包，向远方眺望。脚下的草足足有一尺多高，从她们落脚的地方向东看，是一片平坦的草场，绿油油望不到边。往西不远处是一座小山坡，沿着山坡上一道深深的车辙慢悠悠驶过来一辆牛车，一位蒙古族青年牵着牛车径直朝她们走来。

车走近了，人们才看清车上放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水在牛车吱吱钮钮的声音中从粗糙的木桶底下不断滴漏着，几个女知青齐声说好玩，迎着牛车跑了过去。

跑到水车前，不由分说，一个姑娘扯过牛缰绳，另一个夺过皮鞭，赶起就走。老黄

牛在一片陌生而尖声尖气的吆喝声中身上狠狠挨了几皮鞭，不知所措，猛地向前用劲。牛车歪歪扭扭，只走出不多几步，一边轮子陷进深深的车辙里，一边轮子却骑上了路中央高高的路埂上，牛车翻倒在路边，车上的水箱掀翻在地，拉来的井水洒得满地皆是。

7

钟伟明来到草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骑马。

在北京，这几年感觉到的只有贫穷和压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仿佛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被“反革命家庭”的大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从一个班干部沦落为“黑五类”，从同学们争先效仿的楷模成为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反革命狗崽子。大家看不起他，他在学校和大院里几乎是最没有地位最卑贱的人。

此刻，钟伟明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离北京远远的，和所有的同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有家庭出身，没有等级观念，没有被歧视和低人一等的感觉，如果再骑上高头大马，摇身一变，他会突然间成为一名居高临下傲视群雄的骑士。

骑马对于所有北京的青年来说，简直是生命中最惬意的事。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上，骑上飞奔的骏马，在飘逸的马背上随风而去，忘掉一切烦恼与忧愁，摆脱这个纷乱的世界。

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和鞍马。人群中有年轻貌美的姑娘，有风度翩翩的少年，有晒得黝黑的中年妇女，也有满脸沧桑，满是皱纹的额吉、阿爸。他们从草原深处，骑马、坐车，带着小孩，纷纷赶来。年幼的孩子躲在额吉的大袍子后面，像看天外来客似的，把眼睛瞪得圆圆的，偷偷窥视着新来的北京人。热闹的场景绝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前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

飞奔而来的牧民们陆续下了马，紧紧围绕着知青蒙古包，一面遛马一面用眼紧紧盯着来自北京的年轻人。正当青春妙龄的蒙古族少男少女们顾不得在混乱中用眼暗送秋波、打情骂俏，淌着汗水驮着鞍辔的骏马喘着粗气打着响鼻，随着骑手们的脚步低头踱着步子，人们完全被眼前的场景吸引住了，悄悄议论着。

“来了整二十个呢，十个男的十个女的，那些姑娘长得又白又俊，真不愧是大城市来的人。”

“是呀是呀，听说他们以后不走了，要在草原上扎根呢。”

“那不正好吗，十个男十个女，男的不愁找不着媳妇，女的不愁找不到婆家。”

“别瞎说了，人家还都是小孩子呢，哪像你心里只想着找媳妇，也不害臊。”又是一阵欢快的笑声响起。

有几个女知青瞧着马的耳朵，在一旁大惊小怪。那些耳朵真古怪，一会儿甩到左边，一会儿甩到右边，一下子向前，一下子朝后，它们前后左右都会动，机警得像是猎犬的耳朵。

牧民们用乡土话说着笑着，知青们一句也听不懂。蒙古包里一声吆喝，传来了意想不到的亲切的汉话：“喝茶来吧，茶烧好了，一会儿就开饭。”原来是大队领导特意安排大队里唯一的汉人来为知识青年们烧茶做饭。

这样热闹令人耳目一新的场面在草原上难得一见。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草原上几乎每天都是阴云密布，除去打人、抄家，就是开批斗会、办学习班，人们的脸色晦暗，神经绷得紧紧的，不敢大笑多说话，不敢下棋打扑克，不敢摔跤赛马，甚至不敢举行婚礼。人人自危，唯恐灾难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牧民们本分地跟在牲口屁股后面，不敢越雷池半步。像今天这样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微笑，从内心中生发出无限的

喜悦和兴奋更是近两年绝无仅有的了。

人群里有几位胆大的女知识青年让牧民扶上马，迫不及待地品尝着骑马的乐趣。没有来得及穿上蒙古袍的女知识青年骑在马上显得不伦不类，她们顾不了这许多，两只手紧紧抓住马鞍座，眼睛盯着马头，乐得闭不上嘴。骑手们牵着马缰绳，不肯离开鞍马半步。看着马上紧张兴奋的女青年，他们笑哈哈慢悠悠小心翼翼地在草地上踱着步划着圆圈。几个男知青与牧民小伙儿们死缠硬磨，跃跃欲试，要骑一骑他们彪悍的骏马。

8

钟伟明直奔那匹赛马场上名列前茅的大白马。

这是一匹雪白的、细腿儿的、像天鹅一样仰着脑袋的骏马。

钟伟明走近马主人，那是一位长得比别的牧民更显英俊的蒙古族小伙儿，他用恳求的口气说：“能让我骑骑你的马吗？它跑得真快！”

小伙儿显然明白了钟伟明的用意，连连摆手，着急地用蒙话回答：“不行，不行，这匹马太厉害太快，等一会儿我给你找匹老实的。”

钟伟明揣测着他的话，心里明白他十二分的不乐意，但要飞的激情怂恿着他，大白马的雄姿诱惑着他，他不顾马主人的再三劝阻，固执地从小伙子手里夺过大白马的缰绳。

小伙子虽然万分不满，但对这些初来乍到的客人也实在不好意思沉下脸去抢、去夺，只能听任钟伟明牵过大白马，在人群中欣喜地走来走去。

钟伟明牵着大白马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仔细端详：这匹马通体洁白，甚至连四只蹄子的角质也是白色的；两只眼睛乌黑发亮；身上鞣着漂亮的银鞍座，鞍座上镶满了亮晶晶的银鞍条和各种银饰物；马嚼绳上贴满了银叶，使大白马威风中显得尊贵华丽。

大白马大汗淋漓，看到有生人靠近，傲慢地抬起头，踏着不可一世的步点，不满意地一连串打着响鼻。

钟伟明牵过大白马，在人群中慢条斯理地遛了几圈，趁马主人不注意，嘴里念叨着一路上学来的骑马要领，收拢起马嚼绳，双手扳住鞍座，踏蹬发力，纵身跳上马背。

训练有素的大白马起初轻踱几步，续而大颠起来，转眼间四蹄腾飞，朝着草原深处飞奔而去。它好象发了疯一样向前狂奔，此时想让它停下来是不可能的了。

大白马的主人一眼不眨地目送他们绝尘而去。

钟伟明左手紧握马缰绳，右手拼命抓住马鞍座后面装饰的细皮绳，前一蹿，后一仰，胳膊肘子乱颠达，可他丝毫不敢怠慢。牧民小伙儿的呼喊声渐渐远去了，只觉耳边呼呼作响，两眼流泪，头晕目眩，于是下意识地将马鞍绳抓得更紧，双腿夹得牢牢的，身子在马鞍上坐得死死的。大白马早失去了控制，高昂着头，飞越过一大片平坦开阔的草地，穿过大片大片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不管前方是坦途还是坑洼，越跑越快，越跑越快。

不知何时，一条湍急的小溪挡住了去路，随着大白马向上奋力一跃，钟伟明一头跌下马……

当钟伟明睁开双眼，只觉头昏沉沉。几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蒙古族老人围绕在他四周，而他躺在一位老人怀里，一股难闻的膻气味迎面扑来。

这是个又高又瘦浑身肮脏的老人，满脸皱纹，面无表情，看脸色足足有七十岁了。他花白的头发脱掉了大半，头皮红得发亮，看上去又脏又丑，灰白的胡子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整理了。

周围的老人见摔马的年轻人睁开了眼，脱离了危险，小声地用蒙古话说着什么，如释重负。

“全不拉，他醒了，醒了。”人们激动地用蒙话说着。

被称作全不拉的老人见钟伟明醒了过来，赶紧把自己粗糙的手从钟伟明的胳膊上拿了下来。他刚刚为他号过脉。他用蒙话对他的同伴们说：“我说过，他没事的，这不醒了？”

钟伟明睁大眼睛仔细观察面前的老人们，他们身上的蒙古袍下半截已经被水浸透，显然是在小溪对岸看到钟伟明坠马不顾一切地趟水跑过来的。在草原上，钟伟明见到的都是些身穿绫罗绸缎，脚蹬大马靴，神气十足，体面的牧民，想不到在草原深处，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会有这样一群穿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人。

看到钟伟明睁开眼，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们，那些老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毕恭毕敬，对着钟伟明齐刷刷低垂下头。仿佛卑贱的奴隶面对高贵的奴隶主。他们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一个大大的用来拾牛粪的柳条筐，手里拄着粪叉。稍稍停顿了片刻，如面对老佛爷退朝一般，他们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后退着退着，走出好远，才转身慢慢走开。

钟伟明浑身泥泞不堪，那双崭新的白球鞋已经看不出白颜色了。当他从马身上摔下来时显然掉在了芦苇塘里一片不太深的水洼当中，他的头被大白马和银马鞍重重地碰了一下，暂时昏厥了过去。

那些肮脏丑陋的老人背着粪筐慢慢地从眼前消失了，他们在走着的时候还不忘弯腰将拾到的干牛粪抛进自己的筐里。他们在接受改造，虽然年事已高，可是一点不偷懒，他们的任务明确而又繁重，要在秋天结束之前拾到大队部足够一个冬天烧的干牛粪。

钟伟明晃了晃脑袋，终于相信这一切不是在梦里。

秋风拂面，身旁一株株铃兰挂着数不清的铃铛花，在微风下叮当作响；细叶百合开着艳丽的紫色小花，在向人们炫耀；一丛丛水菖蒲伸展开剑样的叶子，叶片当中托着一个圆柱形黄绿色尖头花穗；满眼的芦苇随风摇晃，那柔柔的绒毛组成的小穗就是芦花吗？无数的苇梢弯腰低头，仿佛在接受检阅。芦花盛开，成熟的芦苇疲倦地弯下腰，垂到湖面上，垂到香蒲上；眼前那片没膝的湖泊里，撒满了绿色的浮萍；一大群羽翼丰满的小鸭跟着它们的妈妈，一只漂亮的色彩斑斓的大野鸭，扑愣着翅子，飞向芦苇荡的深处；几只高脚灰鹤并不在意人们的惊扰，悠然自得地低着头在水里寻觅食物；被马蹄声和人们的嘈杂声惊跑了的孢子，在芦苇深处最隐秘的地方猛地站住，好奇地回过头，窥视这边的动静；两只洁白高贵的白天鹅，呼煽起翅膀，不动声色地飞向远方。

初秋忧郁的蓝天抹上了一层苍茫的雾霭，如梦如幻，笼罩着河流、苇塘、深深的草以及肮脏的人。

钟伟明使劲朝几位老人走远的方向瞭望，他记起在几位老人破旧蒙古袍的前胸后背，各缝着一大块白布，白布上面的蒙文曲里拐弯，旁边分明用汉字歪歪扭扭地写着反动牧主、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等字样。

钟伟明的眼前浮现出了自己的父母、老师和校长。在批斗会和劳改工地上，在牛鬼蛇神居住的简陋工棚里，他们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木牌，鄙夷地低垂着头。

杂乱的马蹄声惊醒了钟伟明，他抬头望去，不远处几个年轻的马倌正在拼命地追赶马鞍子已经翻到肚皮下的大白马，白马的主人与几个牧民大步流星一直冲钟伟明走来。

“没事吧？他没事吧？”小伙子着急地问旁边的人。

“没事，他醒了，这小伙子真胆大，敢骑主任的马。”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小伙子庆幸地说。

说着话，马倌们有人牵着大白马，有人手里托着已经摔成了几块的银马鞍，一同赶了过来。

看着不成样子的银马鞍，小伙子“唉”地叹了一口气，对捧着马鞍的马倌说：“给送到希日布家去吧。”

人们七手八脚将钟伟明拽上了一个牧民的马背，大家慢腾腾地向大队部方向走去。钟伟明回头向远方望去，他的救命恩人们——那些穿着破烂的蒙古袍，背着大白字的阶级敌人抬着牛粪往相反的方向走远了。

9

秋天是草原上的黄金季节。

乌珠穆沁草原是世界闻名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骄傲，是镶在地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金秋时刻，更显得风情万种，窈窕妩媚。天空湛蓝湛蓝，偶尔有几朵白云飘过，与地上雪白的羊群相映生辉。没有了夏日蚊虫的叮咬，没有了夏日火辣辣的毒日头，马、牛、羊还有骆驼，一头头膘肥体胖，迎着凉爽怡人的秋风，悠然自得地吃着草。草儿这时最绿，最茂盛，最粗壮，虽然一朵朵诱人的花朵已经凋谢，可草尖上结满了一串串丰硕的果实，以它成熟、朴实、内在的美向世人展现着迷人的风采而更加耐人寻味。

从几千里外喧嚣繁闹的大都市来到幽静的草原，过起了舒适幸福的集体生活，不缺吃不缺烧，这梦寐以求的田园生活使北京来的小青年们忘乎所以。

第一天，大队领导委派大队唯一的汉人为知识青年们烧茶做饭，传授用干牛粪烧火煮饭，用大块的砖茶熬奶茶的技能。第二天，大队派人将知青们的蒙古包搬到了离大队部不远的敖包山后面的山坡上，知青们自己开伙了。

为了能让初来乍到的知识青年们喝上奶茶，在大队领导的安排下，每天都有一位牧民妇女挤好牛奶一大早送到知青们的蒙古包里。牧民们管她叫花拉大嫂。

花拉大嫂刚刚三十出头，是个风韵犹存的寡妇，身边带着个只有三四岁的小女孩。大嫂圆圆的脸晒得黝黑，头上盘着条洁白的绸巾，蒙古袍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露出一对健壮的胳膊。她给知青们送奶，好奇地望着每一个知青，从来不说一句话，也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第一次来的时候，花拉大嫂的小女儿藏在她的蒙古袍后面不肯露面。后来，知青们知道了她们娘儿俩的一些事，开始怜爱起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有人递给她一块水果糖，有人在她胸前别上个小小的毛主席像章。没过两天，小姑娘已经让漂亮的女知青们拉着她的手，在蒙古包里说起了话。

“你……叫什么……名字？”有人用才学会的结结巴巴的蒙话问小女孩。

小女孩瞪大了眼睛，使劲猜测人们的问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好几遍，小女孩终于听懂了。她哦了一声，连忙用蒙话回答：“岗岗玛。”

“岗岗玛，岗岗玛。”人们嘴里重复着，尔尼拿出纸和笔，伏在木箱子上，用汉字写了起来。

“是干干妈呢？还是敢敢玛？”尔尼一边写一边嘴里念念有词。

小女孩低下头看了看尔尼写的汉字，听着她嘴里发出的奇怪的音律，一边微笑一边大声说：“敢干玛！”

书怡听了女孩的话，急忙纠正尔尼道：“只要音对了就行，甭管写什么。”

黑砖茶里兑上奶，味道要好得多。砖茶、奶茶知青们都喝不惯，有人干脆跑到那个妇女家，用茶壶灌满牛奶，打回蒙古包烧鲜奶喝。反正那个唯唯诺诺的挤奶妇女出身上中牧，充其量是个团结对象，见了知识青年大气都不敢出。虽然大队领导嘱咐让花拉尽量给知青们多做些奶食，储存起来，以后食用，可花拉一句汉话都不会，从来不敢与这些陌生的年轻人讨价还价，几头牛挤下的奶让知青们喝去一大半。

蒙古包外有大队派人送来的一小堆干牛粪，蒙古包里有现成的白面、小米，差不多够吃一个月的，头一年每人每月还要发十块钱的安置费，初来草原的第一年看来衣食无忧了。

最让知青们感兴趣的还是骑马。马是草原上最快捷方便并且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大队领导用安置费为每个知识青年购置了全套的马鞍具，特地让马倌们圈来上千匹的马，十几名套马好手围着马群一匹匹地套，知识青年们一匹匹地挑。

女知青们喜欢老实温顺外表秀气的马。书怡选了一匹黑骏马，尔尼挑的枣红马，凤菊则要了个头高大的雪花青。男知青们不但要看马的个子大小，颜色深浅，还要问马的速度如何，仿佛都是些骑马的行家里手，随时要去参加赛马会。

每天吃完饭，男知青们牵来自己心爱的骏马，鞣上马鞍，都要学着勇敢的牧民们一样在大草原上风风火火地跑上一程。每天都会有人摔得鼻青脸肿，他们乐此不疲，第二天又会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纵马驰骋。

女知识青年们虽然不敢与男知青们一起纵马飞奔，可是她们对马的热爱与男知青们相比毫不逊色，她们把骑马在草原上奔驰看做是一件最富有诗意的浪漫行为。

当太阳还没有落尽，金色的夕阳照耀着绿茵茵的原野，女知青们打扮起来，每个人穿上新分到的蒙古袍，蹬上锃亮的长筒马靴，走出蒙古包，男知青们知趣地为她们牵来了各自的马匹。

大个杨的手脚最快，他早已把尔尼的枣红马鞣好鞍，看到尔尼走出来，就再一次把手伸到马肚子下，确认勒紧了马肚带，将走到一旁的尔尼扶上高大温顺的枣红马。

书怡的黑骏马皮毛如闪亮的黑缎子，在阳光下泛着亮光，它个头匀称，肌肉发达，四只长腿好似踩在弹簧上一样，不停地跳跃，害得书怡担忧地勒紧马缰绳，丝毫不敢怠慢。苏铁和孟要武围着书怡，一个安慰她不要害怕，一个牵着枣红马的缰绳不敢放手。

丁言志将有些发胖的凤菊扶上马背，凤菊由于害怕，左手紧紧勒着左侧的马缰绳，另一只手扶在鞍座上，她的坐骑因为嘴里的马嚼铁被勒紧了一边，歪着头，在原地打转，引得周围的知青们大笑。

男知青看女生们都上了马，呼哨一声，一匹匹马如离弦的箭朝着草原深处飞奔而去。

钟伟明牵着精神抖擞的大白马站在最外围，神态庄重严肃。大白马不安分地来回捣换几下它的细腿，双眼瞪着前方，围着主人团团打转。大白马被人骑了一夏天，看上去有些消瘦，仍不失为一匹彪悍的骏马。钟伟明抚摸了一下它瘦削的臀部，马的兴奋也感染了他，他觉得全身血液都灌进了心脏，他也像马一样，要去飞奔，要去与所有的人一比高下。

男知青们向前飞驰而去，谁都想在女知青面前显露一下自己卓越的骑术。钟伟明看到他们不约而同地朝前跑去，翻身上马，不慌不忙掉转马头，大白马早已被狂热的气氛激怒了，它迫不及待地听从主人发出的命令，马嚼铁稍稍松了一点点，就如风一般向前蹿了出去。

钟伟明闭紧了嘴巴，抖了抖缰绳，大白马听话地加快了速度。它的鬃毛赛过飘逸的长须，马尾像枚子弹，马腿跑起来像一阵风，高昂着脑袋拼命往前冲。

骑在飞奔着的马背上，马匹的颠簸使钟伟明左右摇摆，他让大白马飞奔起来，眼睛蒙上了一层眼泪，风在耳边呼啸，钟伟明有些害怕，他勒紧马嚼铁绳，使出全身的力量仿佛要把大白马所有的牙齿都掰下来也在所不惜。任凭钟伟明用尽所有的力气也无济于事，

大白马越跑越快，几次险些把他摔下来。钟伟明用力蹬紧马蹬，双腿夹住马肚，身体微微前倾，使劲勒住缰绳，大白马像火箭似的轻易地超过了几匹马，还没有跑完半程，它已经遥遥领先了。

女知青们骑在马上，看着男生们不要命地飞奔着，有人高声喊着：“看呀，又是钟伟明跑第一！”

女知青们的话激励着钟伟明，越发使他勇敢无畏，他原先的恐惧渐渐消失了，任大白马一阵风似的狂奔。他逐渐适应了大白马的速度，体味到一种如梦一般的舒适。

“哎呀，不好了，谁摔下来了？”

“还好，没事，那人站起来了。”

听到喊声，钟伟明回头望望，在狂奔着的队伍中摔下了一个人。钟伟明一面用袖子擦着被风吹痛的眼睛流出的眼泪，一面注视着被摔下马的人。他掉转马头奔向那人，是他的同伴陈文生。

那匹摔下主人的黄膘马疯狂地奔跑着，使劲炮着蹶子，马鞍子已经转到肚皮下面去了，它依旧使劲踢着、炮着，直到马鞍子丢在了地上，才昂着头，腾起前蹄，嘶鸣着跑向了一边。

一场虚惊过后，迎着宜人的飒飒晚风，知青们互相招呼着，骑着各自的骏马，向草原深处慢慢走去。

骑马的人们慢慢走向那座敖包山。

在女知识青年当中，尔尼和书怡长得最漂亮、最出众，是她们之中的佼佼者。尔尼的鼻眼小巧灵秀，书怡显得端庄大放。

书怡是外校生，据说是尔尼的什么亲戚。不管是真亲戚还是假亲戚，知青们早接纳了她，把她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书怡穿着紫色的丝绸蒙古袍，系着黄腰带，骑着乌黝黝的剪过了鬃毛的黑骏马，戴着红纱巾，纱巾下面露出一络乌黑漂亮的头发。她那丰满的肩膀，她那穿着艳丽蒙古袍的苗条身段，以及端庄优美的骑马姿势，都使钟伟明感到惊讶。每位女知青都显得很漂亮，但唯独书怡不同凡响，几乎是十全十美无可挑剔。这名横插进来的外校生，她的美丽抢了所有女生的风头。

尔尼穿着粉红色的蒙古袍，系着翠绿色的腰带，骑着高昂着头的枣红马，神气好似趾高气扬的公主，与书怡并排走在最前面。

她们离得那样近，互相衬托，在她们四周男男女女骑着黄膘马、大白马、五花马、菊花青，各种肤色的高头大马和神采飞扬的知识青年们只不过是绿叶，甘愿充当她们的陪衬。

金色的晚霞照耀着她们红扑扑的脸，喜悦和兴奋洋溢在她们每个人的脸上，女知青们好似一群逃出了笼子的百灵鸟，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每个人都心花怒放，过往的牧民姑娘和小伙子们顾不得天色渐晚，禁不住都要站住脚朝他们张望。

落日、牛羊、骑马和郁郁葱葱的草木花卉，对于北京的小青年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奇异的了。脚下的青草润湿鲜嫩，熠熠闪着光，金色的夕阳勾勒出天陞的轮廓。知青们毫不在意地接受了它们的美，犹如在北京骑自行车或是在花草如茵的公园里散步一样。

人们欣赏着草原上美好的落日黄昏，眺望空中越来越浓的彩色云雾，看到原野上一群群牲畜慢悠悠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轮弯月从敖包山后面升了起来，蒙古包里铺满了乌黑的阴影，芦苇边的小溪却被照得闪闪发亮，一只百灵沉默了一阵，似乎不愿意辜负这皎洁的月光，在草丛里又鸣啭起来。

温柔、亲切、静穆的夜色笼罩在草原上空。草上洒满了夜露，微风把沼泽地、芦苇、烂泥和露水浸湿的青草的混合气味一起送到了知青们的蒙古包里。偶尔听到几声绊马